

贺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负伤

1939年4月,面对一个小小齐会村,日军一个大队连续发动数次猛攻,竟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大队长吉田不禁焦躁起来。气急败坏中,他搬出了最后法宝——毒气弹。

山炮几声巨响,浓密的烟雾连同刺鼻的气味在八路军阵地上弥散开来。几枚毒气弹落在120师师长贺龙身边。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况的他晕了过去。

一生金戈铁马的贺龙,竟然是身无片伤。齐会战斗中身中毒气,算是他唯一一次负伤。在这次被誉为抗战时期我军平原歼灭战之典范的战斗中,侵华日军付出了700余人覆灭的惨重代价。

鬼子把“礼物”送上门

日军尝到了中国全民抗战的苦头,不得不从正面战场调兵回师后方。1938年年底,冀中日军两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扫荡”。次年年初,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120师由晋西北东进,来到了冀中平原。“120师队伍里多半是从湖北、湖南来的‘南蛮子’,还有吕梁、太行的‘山娃子’。”时任120师司令部参谋的韩怀志回忆说,“大家到了无边无际、无遮无挡的平原,都感觉很新鲜。”

大地一直延伸到天边,广袤的苍穹下,星罗棋布的村镇,一览无余。行走在旷野中,远处公路上敌军的车辆穿梭往来,就如在身边擦过。

“这么大的平坝子,种庄稼是好地方,这仗可怎么打?”战士们犯起了嘀咕,“冬天里野茫茫一眼望出近10公里,兔子都难藏身,成百上千人的军队怎么隐蔽、怎么伏击?”

“平原上一样能打运动战!”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韩怀志依旧有股豪气,“120师刚到冀中,就给大家打了个齐会大胜仗作示范。”

拿来试刀的是日军驻沧州的吉田大队。吉田大队隶属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这支队伍中多是侵华老兵,武士道精神极强,再加上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一向被视为华北日军“精锐之旅”“常胜大队”。

1939年4月,日军联队长渡边近听说八路军有1000余人在河间一带驻扎,便指示大队队长吉田少佐率兵偷袭——河间日军不动,却远调沧州部队秘密前往,渡边近很为自己这一招“瞒天过海”感到得意。

他哪知,吉田大队一出沧州,情报便传到了120师指挥部。师部驻扎在大朱村。接到情报,原计划的联欢会立刻改成了动员大会。

“120师来冀中3个月,只打了几个小仗,最多一次不过消灭100多个敌人,大家早就憋着一股劲了。”韩怀志说。

村边的广场上,两盏汽灯明晃晃地照着。贺龙登上讲台,发表了动员演说:“敌人把‘礼物’送上门来,能不收下吗?我们要在冀中平原打一个漂亮仗,彻底消灭这股日军!”

贺龙分析,吉田孤军深入,耳目不明,周围能抽调的援军也不多,而八路军有7个团布在附近,完全有可能吃掉这支孤军。既然吉田要“围歼八路军主力”,那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打一场反包围的仗。

时任716团团长的黄新廷率领他麾下的3个营打头阵。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曾这样解释当时司令部的部署:“贺老总意图不是把敌人打跑,而是全歼。3营固守齐会,一定要把日军牢牢粘住,让其欲攻攻不下,欲罢又不甘心。火候一到,1营、2营再从背后打,前后夹击,争取全歼敌人。”

以3营400人迎战日军800人一个大队,能否顶得住?

中毒后继续指挥战斗

齐会村是冀中平原上一个较大的村庄。一接到驻防指令,3营营长王祥发就带领战士们连夜赶修工事:在墙壁上挖出明暗枪眼,打通房屋,连接屋顶上的过道——平原作战无险可依,村落就是最主要的依托。

村里的百姓则转移到别处躲藏起来。临走,他们把烙好的大饼、煮熟的鸡蛋硬塞给战士们:“吃得饱饱的,多杀

几个鬼子!”

4月22日拂晓,吉田率领人马逼近齐会。战斗打响了。

日军用两门山炮向村内猛轰,在9挺机枪枪齐射掩护下连发3次冲锋,都被八路军死死顶住。

“日本人攻不进来,就用山炮向齐会村和北面的师部驻地打毒气弹。”韩怀志说,“我们早就作了准备,把大蒜嚼烂塞在鼻孔里,再用湿毛巾把嘴捂严,虽然还会流眼泪、打喷嚏,但能够坚持战斗,因为怀着一股怒气,火力反而更猛了。”几枚毒气弹落到了指挥部。时任警卫战士的边信忠回忆说:“前沿阵地火光闪闪,我们劝贺师长到掩蔽所里去指挥。贺师长说:作战时,指挥官退下阵来,战士们怎么想?他坚决不肯。恰在这时,敌人的一颗毒气弹在附近爆炸了。”

贺龙中了毒。边信忠和几个战士立即扶住贺龙,叫卫生员前来救护。救护人员要贺龙到安全的地方休息。贺龙不同意,只戴了一个用水浸过的口罩,闭了闭眼睛,继续指挥战斗。

几乎所有120师的老战士都记得贺龙在战斗中的镇定自若。边信忠回忆说:“在冀中,遇到敌情,通信员常常跑来向师长报告,贺龙总是不慌不忙地说,不用担心,等敌人走近了打,节约子弹。经常是敌人打到离我们驻地四五公里路程,师长还在看球赛,不然就叼着烟斗和战士聊天……”

蒋介石致电嘉奖贺龙

齐会枪声打响后,周围据点的日军也纷纷出动,增援吉田大队。

然而,在贺龙的周密部署下,日军增援部队全都遭到八路军的钳制和阻击,不得不退回驻地。吉田大队真的成了瓮中之鳖,完全陷入孤立。

夜幕降临,120师的围歼战开始了。

716团1营、2营从东北向齐会日军进攻,3营由村中实施夹击。日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情急之下向南撤退,没逃多远,又遭到了715团的伏击。

“日军像没头苍蝇一样,又掉头向东跑。”韩怀志回忆说,“我们穷追不舍。他们逃到南留路,又遭到截击。”

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吉田只得向西退,在一片坟地里挖壕筑沟,准备坚守。

“平原地势开阔。我们武器装备不行,白天强攻会吃很大的亏。”韩怀志说,“于是贺师长定了‘白天围困,夜晚总攻’的计划,准备全歼吉田大队。”

如果不是因为华北的风沙,这会成一次完美的全歼之战。可惜的是,4月25日黄昏,总攻命令刚刚下达,平原上大风骤起,一时间沙尘茫茫,天昏地暗。乘此良机,吉田率领余部80多人从包围圈的缝隙中逃脱了。

“打扫战场时,发现坟地里挖了个3米多深的大坑。”韩怀

志说,“原来是日军被围时已经很长时间没喝水,实在渴得难忍,想挖井淘水喝。结果水还没见到,八路军就攻上来了。”

战后,贺龙、关向应在给八路军总部的报告中说:“是役,经3昼夜连续作战,敌伤亡700余人,生俘日军7名,缴获掷弹筒3具、山炮架1个、炮弹40余箱、防毒面具70余具、毒瓦斯10余箱、望远镜2架、子弹万余发。”

齐会战斗获得大胜。5月26日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说:“河间一役,我贺师长英勇杀敌。战况剧烈空前。我方斩获极众,获得极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振奋,不但给了敌人的‘扫荡’计划以有力回击,增加在敌后活动的其他游击队胜利的信心,并以事实揭穿了部分别有用心之顽固分子对八路军的造谣中伤、恶意宣传的诡计。”

这次战斗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恶意中伤。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战功卓著。他致电朱德说:“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除宣战绩外,希转电慰勉为要。”随即又拨发给贺龙3000元医药费,“以资疗养,特电慰问,并祝健康”。

“那时候,半公斤猪肉才6角钱呢。”韩怀志笑着说。

“八路军是神兵,贺龙是活龙。”120师在冀中的威名从此远扬。张汨汨 白瑞雪/文 摘自《当代军事文摘》

祸起美容手术,少年苦盼爱美妈妈醒来

一个不满周岁就永失父爱的男孩,一直以来和母亲相依为命。两年前,母亲寻到了去国外经商的机会,于是,她忍痛暂离儿子,去了莫斯科发展。就在母亲赚了钱回到国内的时候,一场惊天大祸让男孩一下子坠入了无底深渊。原来,男孩的母亲因一次美容手术变成了植物人。擦干眼泪,男孩在异乡一边打工一边守护着母亲……



郎明在悉心照顾妈妈

地告别儿子,返回了俄罗斯。

2006年6月19日上午,郎睬芸忽然给大姐郎睬枫打来电话说:“我从莫斯科飞到沈阳了,我先看个朋友,顺便办点事,过两天就回哈尔滨。”得知妈妈就要回来了,郎明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

第二天夜里11时许,郎睬枫家的电话骤然响起,郎睬枫拿起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他是郎睬芸在沈阳的朋友,郎睬芸在当天上午做面部除皱手术时忽然昏迷不醒,现正在沈阳军区总医院急诊科抢救,希望他们家里尽快去人。

6月21日中午,郎明跟着大姨郎睬枫和舅舅郎国栋赶到了沈阳军区总医院。郎明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妈妈。然而,眼前的妈妈躺在病床上,面部肿胀得看不出眉眼,喉管被切开,周身插满了管子,医生仍在对她进行抢救。

“妈妈,醒醒啊,我是小明。”郎明哭着就往妈妈的身上扑,被医生拦住了。医生对郎睬枫姐弟说:“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郎睬枫急切地问医生:“我妹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郎明指着旁边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说:“这个你得问她。”那个女人说:“我叫吕颖

(化名),是给郎睬芸做拉皮美容手术的美容师……”

原来,郎睬芸天性爱美,人到中年后总觉得脸上的皱纹多了,便想通过除皱手术,使自己恢复年轻。于是,来到沈阳后,郎睬芸经朋友介绍,于6月20日上午来到一家整形美容外科诊所,要求做面部除皱手术。美容院老板兼美容师吕颖接待了郎睬芸,双方谈好手术费5000元。术前,郎睬芸按要求到医院做了心电图、血常规化验检查。

当天上午,麻醉师王保民(化名)被请到诊所,在检测完郎睬芸的血压、脉搏和呼吸等情况后,开始实施麻醉。十分钟后手术开始,吕颖在郎睬芸右耳处切开皮肤3cm时发现切口不流血,再看郎睬芸已是口唇发绀,呼吸微弱,连血压和脉搏也测不出来了。吕颖慌了手脚,赶紧向120求救……

肇事美容师想逃罪责

郎睬芸被沈阳军区总医院诊断,为过敏性休克,缺血性脑病,肺内感染。医院对郎睬芸抢救了一个星期,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遗憾的是,郎睬芸真的成了植物人。

郎睬芸的亲人们找到吕颖讨说法。当时吕颖态度诚恳,流着眼泪说:“你们别着急,我就是卖房子也肯定给她治病。我

只想和你们商量,求你们别去告我。你们和我打官司也是为了要钱给郎睬芸治病,可要是那样,我的美容院就得被查封,我挣不到钱,怎么给她治病?”郎家几个人听吕颖说得也有道理,虽然气愤,却只有相信她。

郎睬芸在沈阳军区总医院住了1个月零4天,以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转入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神经外科继续治疗。这时吕颖突然“变脸”,气咻咻地对郎明说:“我承认,你妈是在我的美容院出的事,可造成你妈这种后果,是因为麻醉师打的药,我俩都是责任人,我已经花4万多了,他也该花点钱了,你们找他去要。”

吕颖带着郎明找到了王家,王保民陆陆续续地给了3万元。这些钱花光后,吕颖又给了1万多元,让郎睬芸在医院“维持”。

2006年8月末,郎睬枫发现郎明总是望着医院不远处的,一所学校出神,这才想起来学校眼看就要开学了。这时,郎国栋由于工作忙已经返回了哈尔滨,只有郎睬枫陪着郎明在医院护理郎睬芸。郎睬枫知道郎明是想上学了,就对他说道:“小明,这里有大姨顶着,你回哈尔滨上学去吧,要不越耽误,落下的课程就越多。”郎明一双泪眼望着郎睬枫说:“我只有妈妈了,我怎么能把她扔在这里呢?上学以后还有机会,可妈妈只有一个啊,我不回去上学了,就留在这里陪我妈。”郎睬枫也是万般无奈,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郎明辍学。

2006年10月12日,医院通知郎明,郎睬芸的住院押金花光了,催促他赶紧缴钱。而这时,郎睬枫因为有事回哈尔滨了。郎明想找吕颖要钱,可他又没有吕颖的电话号码。情急之下,郎明来到医生办公室,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了,泪流满面地说:“大夫,求求你不要给我妈中断治疗,钱我会想办法快点缴上。”医院医生都为他

的一片孝心动:“孩子快起来,你放心,你妈妈的治疗一刻都不会中断!”

第二天,郎睬枫匆忙从哈尔滨赶了回来,并立即拨打吕颖的手机。然而,吕颖的手机始终关机。到了晚上再打吕颖的电话,居然停机了。郎睬枫感到纳闷,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街灯辉映时,郎睬枫去吕颖的美容诊所寻找吕颖。在郎睬芸刚出事不久,郎睬枫曾经去过一次那里,依稀记得位置。可是这次,她在街上绕了好几圈,也没看见吕颖美容外科诊所的牌子,只好落寞而归。

两天后,郎睬枫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吕颖的美容诊所,然而这里已是人去屋空。郎睬枫这才恍然大悟,吕颖跑了!郎睬枫当即到派出所报了案。

孤苦少年发誓打工救母

望着病榻上毫无知觉的妈妈,看到大姨一筹莫展的样子,16岁的郎明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他对郎睬枫说:“大姨,你替我照顾好我妈,我去找份活干,打工赚钱给我妈治病。”郎睬枫拉着他的手哭泣道:“傻孩子,你才多大,哪有力气打工啊?再说,你已经够可怜的了,大姨怎么忍心再让你去受苦呢?”郎明轻轻地替大姨拭去眼泪,说:“大姨,我已经是大人了,妈妈为我能孤单一人出国打拼,我为她吃点苦、遭点罪,又算得了什么呢?放心吧大姨,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郎明来到一家洗浴中心当服务生。这里的工作昼夜倒班,白班每天工作11个小时,夜班则需要工作13个小时,月工资却只有几百块钱。为了能在白天到医院陪护妈妈,郎明主动要求上夜班。由于睡眠不足,他便经常在夜里打瞌睡。一次,他给客人送开水,忽然一阵睡意袭来,手上的暖瓶猛地落地,滚烫的开水险些溅到他身上。洗浴中心老板得知郎明和他妈妈的事后,专门让他只

上白班。郎睬枫听说郎明差点被开水烫着,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去那里打工了。

但郎明执意要继续打工,便在医院附近的果菜批发市场当搬运工。此时已是冬季,呵气成霜,滴水成冰,但五六十斤的果菜筐压在肩上,郎明头上却直冒热汗。每扛一包果菜只有两三角钱,别人力气大,每天能扛近百包,而郎明扛二三十包就累得气喘吁吁。后来,那些农民工知道了郎明和他母亲的遭遇,朴实的汉子们便会在他打工时,腾出一只手帮他托着……

此时,当地警方已经从卫生局那里查清楚,吕颖的整形美容外科诊所早于2004年就被吊销了医疗整形美容执照,警方决定立刻立案侦查。郎明和大姨这才松了口气。

2007年1月11日,失踪已久的吕颖来到派出所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时,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医疗事故罪,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据吕颖向警方交代,为逃避罪责,她先后在北京、承德、锦州等地四处躲藏,以为风平浪静了这才返回沈阳。

几个月后,沈阳医学会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本病例属于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完全责任。

2008年元旦前夕,警方将《鉴定结论通知书》传达到郎明的手上。郎明眼含热泪,将一纸通知书展现在妈妈眼前,轻声地对妈妈说:“妈妈,你能看见吗?离给你讨还公道的日子不远了。妈妈,你醒来吧,听儿子给你唱歌……”

目前,郎睬芸的病情仍没有大的好转,而且,郎明和郎睬枫也陷入了窘境,一家人已经被困在了沈阳。而郎睬芸在莫斯科做服装批发生意时,由于没有任何亲属参与她的生意,她在国外到底积攒下多少钱,她手里还有多少货物,她的亲人们无从知晓,只要她不醒来,这便永远是谜。

(谢绝转载、上网)丁香